

美國壟斷資本

陳翰笙著

世界知識社

美 國 壟 斷 資 本

陳 翰 笙 著

世 界 知 識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美國壟斷資本

陳翰笙著

世界知識社出版（北京東總布胡同忠厚里）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書號：407·787×1092 1/32·4 $\frac{1}{8}$ 印張·86,000字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10,000 定價：3,700元

目 錄

第一章	從恐慌到恐慌.....	1
第二章	大魚吃小魚.....	15
第三章	新舊財團.....	30
一	舊財團	33
	(一) 摩根財團	33
	(二) 洛克菲勒財團	35
	(三) 杜邦財團	38
	(四) 梅隆財團	39
	(五) 庫恩—羅比財團	41
	(六) 波士頓財團	42
二	新財團	44
	(一) 芝加哥財團	44
	(二) 克利夫蘭財團	48
	(三) 加利福尼亞財團	50
	(四) 得克薩斯財團	52
	(五) 福特財團	54
第四章	財團之間.....	56
第五章	多方面榨取利潤.....	75
第六章	包辦政府和文教事業.....	101

第一章 從恐慌到恐慌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經濟危機往復循環地出現，通常每一次都表現了恐慌、蕭條、活躍和表面繁榮的四個階段。資產階級學者要避免稱它為經濟危機，所以美其名曰“景氣的循環期”或“商業盛衰的週期”。曾替英商經手掠奪我開平礦權、後來出任美國商務部長以至總統的胡佛，一向以代表壟斷資本家聞名。他在一九二一年哈定總統所召集的失業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書序言中也說：“繁榮與蕭條不定期地時常返復，便是景氣的循環。”這個報告曾用下列一段文字描寫了一九二九年以前典型的經濟危機：

“當商業開始恢復的時候，我們會看到工業製品增多，股票價格上升，以及隨之而起的物價高漲、市場擴充、商人和投機者要求信貸的增加。然而物價漲則銀根緊，信貸及投機者借款漸趨於枯竭。因此股票價格又下跌，市場不平衡地繼續擴充，交通擁擠，運輸反不夠迅速。投機的賣買和重複的訂貨更使商品顯得不夠，而信貸又達到最後限度。此種現象發展得厲害的話，則商業信用被動搖而訂貨合同要大批被取消。企業破產和商品急劇地減價乃是必然的結果。在蕭條階段內失業的普遍也無可避免。”

經濟恐慌常常在美國出現，原不足為奇。據他們的經濟學者賴埃特納所著“商業蕭條史”（一九二二年版，第七頁）

中所說，自聯邦政府成立至一九一九年美國共產黨成立的一百三十年間，恐慌和蕭條的年份倒有三十三年，而投資“過度”和財富浪費的年份也有三十三年，只有六十四年是“合乎常軌”的。

一九二九年十月，當胡佛正在做美國總統的時候，美國又爆發了一次空前的經濟危機。那次危機和過去的經濟危機在本質上有些差別。過去的危機從未有這樣劇烈和深刻。過去的危機只延長一兩年光景。可是這次危機爆發了三年還沒有轉到活躍和繁榮，繼續就看到一九三八年的衰退和一九四九年的停滯。一九五三年復有新危機的發展。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基本原因，是出於生產的盲目擴大與社會消費能力因勞動人民普遍貧窮化而萎縮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都是由於生產的社會性與私人資本佔有形式之間的矛盾所引起的。但每一次危機有其特點。經濟危機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特點和整個資本主義發展的階段就決定了危機本身的特點。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三任總統哈定、柯立芝和胡佛，都代表了壟斷資本家的利益，一味促進財富的畸形集中，而鎮壓和剝奪廣大人民。他們一面鼓勵“冒進”的投資，一面加速增加勞動大眾的貧窮化。胡佛更頑強地站在剝削階級的立場，反對政府採取救濟人民的一切措施。他自誇地說：“美國已接近戰勝貧窮。”同時却把救濟工作推諉為私人慈善事業及各地方政府的責任。這是一九二九年前美國政治經濟正在向上發展時期中的特點。

斯大林在一九三四年聯共(布)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做中央工作的總結報告時，曾經解釋了一九二九年美國經濟危機的特點。為什麼這一次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具

有如此長久的拖延性呢？“第一，是因為工業危機普及到了所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結果是使它們彼此難於玩弄損人利己的手腕。第二，是因為工業危機與普及於一切農業國家和半農業國家的農業危機互相錯綜起來，結果不能不使工業危機更加複雜，更加深入。第三，是因為農業危機在這時期中已經加劇，而普及於一切農業部門，包括養畜業在內，竟使全部農業陷於退化，……結果便使工業危機更加拖延下去。第四，是因為那些在工業中佔據統治地位的壟斷性的卡特爾極力保持高度物價，結果便使經濟危機成為特別痛苦的危機，並阻礙着存貨消散的過程。最後，並且主要是因為這次工業危機爆發於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條件下，此時資本主義無論在各基本國家或各殖民地和依賴國裏，都已沒有而且也不能有它在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前所有過的那種力量 and 堅固性；……。”^①

這次經濟危機爆發以前，德國資產階級學者龐恩教授曾居留美國數年。後來他回到德國，著有“繁榮——美國經濟生活中的神話和真相”一書。英譯本曾在倫敦和紐約先後出版。他寫這書的用意固然是要求美國資本家拋棄他們狹隘的觀感而兼顧西歐的經濟，要求他們不要玩弄損人利己的手腕，但他也率直地承認由於壟斷資本保持高度物價而延長了經濟危機。他說：“這個危機侵入了為托辣斯、卡特爾、康拜恩以及經濟週期研究機關等所構成的世界。它比以前所有的危機來得廣泛而劇烈。克服它的過程比克服以前所有危機要激動而遲緩。過去還有自由競爭的法則，而現在壟斷性組織依靠他們的勢力阻撓了物價水準的普遍下降。”

①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六六八頁至六六九頁。

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稱一切食品、衣料、房屋、汽車、鋼軌、機器、機車等產品的總值以及醫生、護士、理髮匠等勞力代價的總和爲國民收入。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間美國全年國民收入自八百七十四億美元跌到三百九十六億美元。在這個時期全國所支出的工資、薪金、紅利、利息等，也自八百五十一億美元減至四百六十六億美元。各大企業的上層薪金雖仍保持着每週千元以上的水平，普通工人則橫被摧殘，僅獲取原有工資的十分之四。農場收入也減去了一半以上。失業工人達一千四百萬，竟佔當時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二光景。

一九二九年十月，號稱世界最富庶的國家頓時變態了。工人、農民和自由職業者無不遭殃。城市中愈來愈多的人要找工做而找不到。農場上糧食堆積而賣不出去。因此物資儘管富饒而反受飢餓的威脅。一九三二年最蕭條的時候，銀行倒閉幾乎每日達三四十家。宣告破產各公司的負債總額，最初每月平均三千餘萬美元，後來增加到每月平均六千餘萬美元。“救濟”機關當然忙個不了，常要把兩家男女大小十五口安插在三間房屋內，因此椅子和地板都成爲過夜的床鋪。那時芝加哥一個委員會的報告說，他們曾調查了九個城市，最慘的是貧民爭奪垃圾堆中食物的情況。倒垃圾的卡車剛剛開走，三四十男女和兒童就用棒棍或赤手來搶菜蔬和罐頭食品的剩餘等等。

就連德國資產階級學者龐恩教授也曾說過，在這次危機中美國大資本家固然去掉了他們賬面上的利潤，實際卻沒有受到嚴重的損失。“但這危機確已動搖了他們自負爲神聖的使命。過去他們很容易地積累利潤，甚至以爲那空前的繁榮簡直是他們自己的智慧所創造的。現在他們必須要承

認他們並非控制風向和潮流的神明，而僅是浮在波濤上面的軟木塞。”

在美國一般人中間，這次危機留下深刻的印象，並且引起了他們的覺悟。北美洲原是近代西歐商業資本發展過程中的海外殖民地。後來殖民地的資本家反對英國資本家而於一七七六年七月四日宣佈獨立。美國社會既未經過長期的封建性統治，一般人民信奉資本主義式的剝削為天經地義。況且他們自以為他們的祖先和他們自己都是順着上帝的意旨而來享受這廣大肥沃的疆土的。他們自命要做什么就可以做到什麼，絲毫不顧忌任何社會發展的規律。最初在東部受到資本家的壓迫就遷移而開拓了中部的土地。又從東部中部遷移而開拓了沿太平洋的西部和沿墨西哥海灣的南部。過去遇到經濟危機的時候，總以為進一步開闢國內新市場即可解決一切問題。現在却不可能再有這種希望了。過去一般人自己還覺得遲早可以由被僱傭的身份爬到僱傭人家的地位；亦就是說人人可以幻想做一個資本家。但壟斷資本的發展愈來愈厲害。現在遇到這一次經濟危機，大多數人不得不拋棄要做資本家的夢想了。

這一次經濟危機的範圍並不限於美國一國。原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所產錫的百分之四十七、銅和咖啡的百分之五十三、橡膠的百分之六十二、絲綢的百分之七十三都運銷到美國市場。美國國民總生產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危機中減少了百分之四十三，因而進口總值減少了百分之七十。美國購買力的驟然下降馬上影響到南美和亞洲各國原料產地的經濟。這些原料產地因輸出大減而購買力也大減，轉而影響到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的海外市場。美國已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中心，西歐和南

美各國的經濟也就跟着搖擺不定和急劇惡化了。因此一般美國人也開始覺到危機的出現不可能是由於某一個人對某一件事的處理不當，也不是由於某一方面政策措施的不妥善，而是由於整個社會經濟的制度本身發生了問題。

布爾什維克十月革命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無疑地更促進了人們的覺悟。過去對社會主義儘管進行熱烈的辯論，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實現的話，只是擁護一番理論罷了。這次美國經濟危機爆發的前兩年，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出產量以及全部工業出產量每年增長的百分率已超過任何一個巨大資本主義國家的紀錄。在蘇聯只看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改造，找不到恐慌和蕭條的徵象。當時訪問過蘇聯的美國人士特別感到，針對着社會主義的興起就是資本主義的沒落。

是的，在世界資本主義沒落的過程中，每一次經濟危機的本身也就愈來愈深刻而複雜。羅斯福於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繼胡佛為美國總統，曾用“新政”的辦法企圖緩和經濟危機，但不能、也不可能把資本主義制度從其日益深刻的總危機中拯救出來。所謂“新政”無非是運用國家干涉的方式，鼓勵資本家投資，使工業開工而減輕失業情況；同時政府支出三百五十億美元建立了各種救濟機關，並興建大規模的公共工程。一般人民購買力的水平因此得以暫時維持。但在救濟失業和舉辦公共事業的招牌下，羅斯福已開始實行擴軍政策。截至一九三五年七月已撥用四億三千萬美元去擴充陸海軍。又以吸收失業青年為名而組織民間工作隊。各隊由軍官施行軍訓，後來就變為戰時志願部隊。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更公開地實施了擴軍備戰計劃。一九二九年開始的大批失業和長期蕭條現象，實際是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所進行的巨大規模的擴軍備戰才終止的。

擴軍備戰，即或戰爭本身，雖然暫時能够緩和經濟危機，却無法消滅經濟危機。不僅無法消滅經濟危機，並且還要加深和擴大經濟危機。因為備戰也好，戰爭也好，都會使龐大的生產能力和市場之間的懸隔日益加深，都會使盲目生產的擴大與合理消費的能力愈來愈脫節，愈加不得調和。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的基本矛盾。最近二十年來美國經濟的發展就證實了這一點。

自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五三年的二十年間，美國工業的生產能力增加了至少一倍。最驚人的增加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內，四年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一九四五年後有些估計說又增加了百分之七十，但至少也有百分之五十。農業的發展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一向是落後於工業。在那二十年間美國的糧食生產也增加了近百分之五十。美國國民總生產在一九二九年值一千零三十八億美元，一九四九年值二千五百五十六億美元，一九五二年值三千四百六十一億美元。除開通貨膨脹的因素，則一九五二年的國民總生產比一九二九年的增加了足有一倍。

另一方面，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替代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對外貿易國和最大的對外投資國時，國際局勢早已發生很大的變化了。美國帝國主義決不能實現像英國帝國主義在十九世紀所享有的那種世界經濟霸權。現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生活的惡化程度，要比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更嚴重。在總危機時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市場已大為縮小。因此美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競爭日益加劇。更重要的是世界上一個廣大的新地區已脫離資本主義體系而加入社會主義體系。因此，美國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爭奪銷售市場、原料產地與投資範圍的鬥爭日益加劇。美

國對社會主義民主國家實施禁運的政策，只有進一步地縮小了它自己的國外市場。

至於國內市場早被壟斷資本的政策所縮小而破壞了。壟斷資本以追求最大限度利潤為目標，對工廠和設備進行大量的投資。通過工資、價格和行政各種方式的剝削，使工農大眾更加貧窮化。生產能力和市場因而更形脫節。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中的巨大毀滅性的消耗，才能一時彌補這種脫節的現象。但戰爭經濟的結局一面減低而破壞了民用工業生產，增加了失業人數；另一面又必然要加重賦稅而促進通貨膨脹，更縮小了國內消費者的市場。

美國這一種生產能力和市場之間的矛盾，一九三三年後第一次就無情地表現於一九三七年開始的經濟衰退。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間美國國民總生產減少了百分之六；因而進口貿易也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六。這次危機是依靠當時美國政府的擴軍備戰政策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止後八年間連續發生了好幾次嚴重的經濟下降。一九四六、一九四八、一九五三年連續三次看到經濟危機的迫近。八年之間所謂景氣時期並沒有超過三年。

美國一九四六年經濟下降的趨勢所以能停止的原因，是由於歐洲戰後尚未能恢復生產，要靠美國商品大量地輸入，而美國政府曾供給資金推動了它的對歐貿易；並由於美國取消了戰時各種管制的制度，因而投資者可以重新投資，消費者也能把戰時由於限制消費所儲存下來的積蓄大量地從事購買。這些因素到一九四八年間已逐漸消失，因而隨着就發生了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間的經濟下降。美國政府再度擴大了備戰計劃，並增加了與馬歇爾計劃有關的“對

外援助”，生產才稍呈活躍氣氛。但一九五〇年春季，生產又開始下降，逼得那壟斷財閥操縱下的美國政府採用一系列的緊急措施。它對內擴大消費者信用，使一九五二年消費者信用達到二百四十億美元，又用直接津貼、貸款和加速折舊等方式去刺激對工廠和設備的投資。僅加速折舊一項即達二百八十億美元，幾佔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三年間所有新企業投資的百分之三十。對外則再度擴大經濟和軍事援助，以擴大出口貿易，終於在朝鮮發動侵略戰爭以維持軍需生產。美國軍事支出，包括外援在內，竟自一九五〇年的一百八十五億美元增至一九五三年的五百十五億美元。但生產能力儘管有了很大的增長，美國的生產水平却始終沒有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最高峯。

被擴軍備戰氣氛所籠罩的國民經濟，隨時可以發生恐慌。擴軍備戰的政策一方面雖延緩了經濟危機的最嚴重階段，另方面却加強了各種工業間不平衡的發展，使盲目生產的傾向更加厲害，使生產能力和市場間矛盾愈益尖銳；換言之，使經濟危機的性質更加變得嚴重。壟斷資本對經濟的控制，龐大的國債和加速的軍需生產，都足以使通貨不斷地慢性膨脹。在這情況下，製成品和加工物品的價格可以保持在比較高的水平上，要經過長時期才會低落。當然物價的低落遠在工資減少的後面，但物價的比較穩定就在表面上延緩了經濟危機的最嚴重階段。武裝部隊的增多也隱蔽了大批失業人數。美國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的經濟危機時期，武裝部隊僅有二十五萬人。現在武裝部隊已增至三百五十萬人，這都是被救濟的變相的失業者。龐大的軍需生產雖然支持了某些重工業的生產和就業，但也擠倒了某些輕工業，特別是平時消費物品工業，以及農業的生產和就業。軍

需定貨大部分落在壟斷資本家手中，這就使同一工業中的不同部門或不同公司被迫停工。如此不平衡的發展只是加深了大眾消費者市場和生產能力間的矛盾，把經濟危機的性質進一步地嚴重化起來。

果然，一九五三年美國經濟又開始下降。那年春季美國工業生產幾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最高峯，工商業的就業人數和消費者的收支總額也幾乎達到最高峯。但據那年六月六日紐約出版的“商業周刊”所發表的統計，工業生產指數雖較戰前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七，同時消費者總收入却只提高了百分之百。大戰後美國生產力雖然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工人購買力却只提高了百分之十。生產能力和市場之間的矛盾必然再度促使經濟危機的出現。

那年八月二十七日紐約出版的“商務日報”的編輯先生寫道：“今天，你幾乎不論往那兒看，都是這麼一個問題。不是這種東西過剩了，就是那種東西過剩了。鉛太多了，鋅太多了，銅太多了，棉花太多了。”九月五日的“商業周刊”也說：“存貨像一片烏雲似地呈現在工商業的前面。”一九五三年年底所有私商和政府的存貨差不多已等於全國整年中的消費量。而且越來越多的貨物都是用賒賬和分期付款的辦法銷售的。那時消費者的負債額已達二百八十多億美元的空前紀錄。

一九五三年美國經濟的特徵，是在農業的危機現象和工業生產的衰退相互交錯的基礎上加速地發展着經濟危機。軍事經濟的發展早就壓垮了農業經濟。一九五三年農業淨收入減少了百分之十六，農民總收入下降到三十年來最低的水平，數萬中小農戶因而破產。到了一九五四年六月，美國全部剩餘農產品高達六十五億美元。這又影響了卡車、

拖拉機、汽車和農業機械的銷路，並且也縮小了家庭用品、應用器具、衣着和其他消費品工業的市場。據美國聯邦儲備局的統計，自一九五三年七月至一九五四年三月，工業生產指數——包括製造業和採礦業在內——下降了百分之十點二。這七個月的生產下降雖不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的程度，但已超過了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〇年整個經濟停滯的幅度。許多工人靠了賒賬和分期付款的信用債額去購置汽車、電視機及其他用具，但需靠加班工資去抵償這種債務。現在在減產時期失去加班工資以後，他們只得退回已經訂購的一切貨品。何況失業者逐漸增多，購買力必然更要低落。

據美國密西根大學調查研究所的報告，美國人在一九五四年的消費較少於一九五三年。例如購買新汽車的人從百分之九跌到百分之七點八，購置房產的人從百分之八點八下降為百分之六點八，採買傢具及大件家庭用具的人從百分之三十二減至百分之二十六點八。一九五四年春季美國各地很多零售商人說：“顧客們寧可留着錢。向他們推銷更加困難了。人們用錢更加小心了。顧客們更加注意價錢了。”商人們又說，在四月耶穌復活節以前營業稅的減低對商品銷售並未發生多大直接影響；最大的王牌還是減價。因此，芝加哥最大的一家郵購公司所發行的春季貨價簿中，減價項目竟達九百種以上。例如婦女的遊戲衣服減價百分之十八，釣魚的捲線框子減價百分之三十三，男子的工作罩衣減價百分之四十六，汽車中所用膠木的座墊減價百分之五十七。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在美國是華盛頓誕辰的紀念日。那一天，紐約和其他城市中有些百貨公司，為招攬生意

起見，大舉減價。新貨如男子衣服一套或女子春季大衣僅售八美元，電視機不到七美元，上等收音機不到六美元，女絲襪只半個美元，而雨傘僅售二十九仙。舊貨價格跌得更厲害了。值五十五美元一套的衣服跌至五個美元，值十二美元一雙的皮鞋只售半個美元。生產能力和購買力的不相稱，可說無以復加了。難怪三月二十八日“紐約先驅論壇報”寫道：“美國人現在由於蕭條而產生的驚慌比任何時候都厲害。我們是否又要回到一九三〇年代開始時期的那種陰暗歲月中去，又要在配給站前排隊要麵包、要湯，又會有一千二百八十萬人失業呢？”

當一九二九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的時候，壟斷資本家曾利用國家的財政和資源企圖挽救資本主義的命運。他們特別利用政府的財力和信用去援救了銀行、鐵道、保險公司和他們所有的其他堡壘。此後隨着擴軍備戰政策的進展，國家壟斷資本的各種形態，如政府對工廠大量投資、貸款、津貼、減稅和各種經濟管制等，更層出不窮。美國政權也日益落於最強大的壟斷資本家手中。最大的企業集團，為要掠奪最大限度的利潤，就大規模地運用國家機構去加強對整個經濟的控制，亦即增多對一般民衆的榨取。

壟斷資本家一方面固然利用各種政府的措施推遲了經濟危機最嚴重的階段，另方面却通過稅捐、國債和通貨膨脹將危機的負擔盡量放在人民身上，如此更進一步破壞了消費者市場。無疑地，國家壟斷資本提高了大企業的地位，擴大了各壟斷組織間的衝突，並加深了壟斷與非壟斷組織間的對立狀態。整個生產的無政府傾向因而愈來愈猛烈了。同時，國家壟斷資本既然把政治和經濟扭成一團，經濟危機爆發的時候，就不得不牽連到財政危機。這是目前正在醞釀中

的經濟危機與一九二九年開始爆發的經濟危機有所不同的道理。

美國聯邦政府的信貸和財政力量，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間，曾挽救了全國的銀行和金融體系。但今天的情況已大不相同了。首先，截至一九五三年五月，美國的國債已達二千六百五十六億美元。這等於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七點六。而一九二九年美國的國債則等於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八點七。那時國債只佔公私全部債務的百分之八點六，而一九五二年竟佔到公私全部債務的百分之四十以上。其次，那時賦稅僅佔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而一九五二年竟佔到國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二。第三，在那時美國政府所購買的物資只佔國民總生產的百分之九，而一九五三年竟佔到國民總生產的百分之二十三。第四，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對外總投資中政府所投不到百分之一，而一九四九年政府對外的貸款、贈與和其他一切投資竟佔美國對外總投資的百分之四十二。綜合以上四點看來，就不難明瞭美國這個國家已經深深地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在行將來到的經濟恐慌中，政府再無力量來改組銀行和財政制度，國家的財政和信用本身定必陷於嚴重的危機，而使經濟危機發展得更加凶險。

日愈逼近的美國經濟恐慌面臨着一個新的國際局勢。美國帝國主義者雖在最近幾年來利用他們的支配地位，攫取了世界貿易的大部分，但因為世界上出現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個並行市場，他們的剝削範圍已被縮小。同時，美國工業總產量已佔資本主義世界中工業生產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工業生產的效率也居首位。在對外貿易上美國也居首位。資本主義世界的三大金融中心是紐約、倫敦和芝加